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奥勃洛摩夫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丛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奥勃洛摩夫

著者：〔俄〕冈察洛夫

译编：程学武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冈察洛夫(1821~1891)年,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故事》、《奥勃洛摩夫》、《悬崖》等被称为三部曲。此外,他还有一些短文、随笔和关于老作家的回忆。重要的有《万般苦恼》、《迟到总比不做好》《记别林斯基的为人》等。

本书主人公奥勃洛摩夫最大的爱好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,什么事也不想干,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。

他曾做过两年公务员,后来辞了职,继承了父母的遗产,成了拥有三百五十名农奴的主人,可他十二年从未去过自己的领地。童年好友希托尔兹一心想把奥勃洛摩夫从懒惰中拯救出来,劝他到各处走一走,奥勃洛摩夫只是口头答应,就是没有行动。

通过希托尔兹,奥勃洛摩夫认识了奥尔加并产生了爱情。两人准备夏

天一过就结婚，但烦琐的婚前准备使奥勃洛摩夫失去了信心，他一再拖延婚期，致使奥尔加得了一场大病，到国外去了。奥勃洛摩夫的房东妯葛菲雅是个寡妇，她爱上了奥勃洛摩夫。在她的服侍下，奥勃洛摩夫又开始过着无忧无虑的安逸生活。奥尔加在巴黎遇见了希托尔兹，后来两人结了婚。

若干年后，奥勃洛摩夫死了。他和妯葛菲雅生的儿子安得留沙，由希托尔兹夫妇抚养。一天，希托尔兹偶然在街上看到了奥勃洛摩夫的仆人查哈尔，他已双眼失明，成为乞丐，希托尔兹请他到乡下生活，查哈尔不肯，他不愿离开主人的坟墓。

第一部

1

在彼得堡的一幢大房子里。伊里亚·伊里奇·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。早上八点来钟他就醒了。不过，他还是不想动，躺卧在床上打发时光，对他来说是习以为常了。

他有三十二三岁了，中等身材，面色既不红

润，也不黝黑，而是一种躺卧过久形成的肤色。由于过多的躺卧，缺少运动以及室外的新鲜空气，他已开始发胖。尤其那漠然的、对世间一切事物都平静的目光，令人永远难忘。

他穿的晨衣是完全不讲究的。过了时的用波斯料子做的晨衣，颜色已退尽光泽，有几处还磨出了油光。他的拖鞋也别具风格，长长的、软软的、肥长地搁在桌前，不论他以何种姿势从床上起身，双脚落地时，总是恰好穿进这双拖鞋。

初醒来时，奥勃洛摩夫很想快点起床，洗脸，喝完早茶后好好处理前一天村长的来信，可在床上躺卧了半个小时，他没想出办法，倒是想到早茶可以按惯例在床上喝。

于是，他就这么喝过早茶，又躺卧下去了。

钟敲九点半了，他才大吃一惊，大喊仆人：“查哈尔！”

查哈尔像通常一样在炉炕上专心打瞌睡，听到主人的喊声，他慌忙从炉炕上跳下来走进房去。

查哈尔是老仆，上了年纪，头顶秃得像膝盖一般，络腮胡的亚麻色里搀着点点灰白色，对主人可以说是忠心耿耿。

查哈尔站在主人面前许久了，奥勃洛摩夫却

仍在那床上沉思着。他只得咳嗽一声来提醒主人，可是奥勃洛摩夫却问他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是您叫我了么？”

“我叫你了？”奥勃洛摩夫不解地问，“我干吗叫你的？我记不得了，你回去吧，让我想想。”

说完他伸伸懒腰，继续躺着想那封信，又过了片刻，他再次招呼查哈尔。

查哈尔进来后，见主人仍沉湎在思索里。斜睨了主人片刻，退了出去。

这回奥勃洛摩夫发问了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查哈尔抱怨道：“你不指派我，我干吗老站着呢？”

奥勃洛摩夫不悦了：“把昨天村长的来信给我找来，你把它放在哪儿去了？”

“什么信，我没见过。”

“你从信差手里接过来的，那么脏的信！”

“把它放哪儿，我怎么知道呢？”查哈尔一边说一边就轻拍着桌上的纸张和各种物体。

主仆俩从信开始拌嘴，互相埋怨。继而，奥勃洛摩夫又随意地对查哈尔进行指责，查哈尔趁机退了出去，而奥勃洛摩夫又一次陷入了思索之中。

钟敲十一点，奥勃洛摩夫发现自己还没起床。他又喝叫查哈尔准备洗脸水，仿佛下定决心起床了。可是查哈尔却给他拿进来一大堆催款的账单。这些帐单都等着他付钱。

奥勃洛摩夫叹着气，吩咐查哈尔：“放在桌子上，我马上就起来。”

奥勃洛摩夫呻吟着，在床上坐起来，可是查哈尔又给他报告了一个坏消息，房东家的管事打发看门的来，要他们搬家，房东需要这房子了。

奥勃洛摩夫道：“对他们说，我们搬就是。”

主仆俩又为搬房子的事拌嘴争吵起来，奥勃洛摩夫再次把起床的念头搁一边了。争吵了一通，查哈尔被他打发了出去，他歪躺在床上闷闷地想着心事。

时已近中午，前室里的门铃响了。

奥勃洛摩夫愕然地裹紧了晨衣：“哦，已经有人来了！而我还没起床，真丢人！可这么早，会是谁呢？”

进来的是伏耳柯夫，一位容光焕发、笑容满面的青年，他的打扮和穿着完美无疵地漂亮。

他用带着东方香水的手巾抹着脸，走近奥勃洛摩夫：“你好，奥勃洛摩夫！”

“别走近我，别走近我！”奥勃洛摩夫摆手道，“你才从冷地方来。”

“哦，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。”伏耳柯夫一边理解地说，一边在找可以放帽子和安顿自己入座的地方，但他四处看了个遍，终于决定仍旧站着，不要坐下去。

他俩寒暄着，由身体说到衣著，伏耳柯夫向奥勃洛摩夫炫耀着自己的燕尾服骑装，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些有趣的事。

伏耳柯夫津津有味地说着，奥勃洛摩夫却觉得这是多么无聊，整日里东奔西忙，难道不腻烦吗？

“腻烦！怎么会腻烦？这才有趣呢！”伏耳柯夫逍遥自在地道：“早晨看看书报，一个人必须知道一切新鲜事物。……夏天快来了，我要去密沙的领地住一个月换换空气，打打猎，和邻居举行田野舞会，在树林里散步、划船、采花……唷，我该走了……”

“稍等，”奥勃洛摩夫挽留地说，“我想同你商量点事。”

伏耳柯夫没心思听，终于，他还是走了。

奥勃洛摩夫重新躺在床上，他想：一天上十

处地方，真是不幸。他庆幸着自己不要东奔西跑，没啥奢望，就躺在这里，保持着自己的恬静与人的尊严。

一阵新的门铃打断了他的思忖。第二位客人是奥勃洛摩夫原先的同事苏特宾斯基。他久经风霜的脸上有一对困倦而安详的眼睛，浮着一片沉思的微笑。

“别走近我，别走近我！您才从冷地方来。”奥勃洛摩夫虽然欢迎这位老同事，却仍然这么叫。

苏特宾斯基踌躇满志地诉说着自己的近况。

奥勃洛摩夫认为同事很走运，多少有点儿眼红。苏特宾斯基邀请他在婚礼上当男傧相，奥勃洛摩夫一口答应。他们又一一聊起其他同事，而当奥勃洛摩夫想请苏特宾斯基帮忙出主意时，这位同事连连摆着手告辞了。

奥勃洛摩夫一边目送着他一边想：“他是陷在官场里了，直陷到耳朵边了。对其他的一切都不会再感兴趣，可是他会出人头地，慢慢变成幕后人物，取得高官厚爵的……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前程！可是把人糟蹋了，简直是浪费！”

想到自己从九点到午后三点，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可以在沙发上度日，他便觉得自己是那么幸

运、平静和欣慰。

正在冥想，他没注意一位又瘦又黑的客人已站在自己床边。

“您好。”他招呼奥勃洛摩夫。

“您好，彭金，别走近我，你才从冷的地方来。”

“嘿！”彭金责备道，“你还是如此不可救药、无所用心，一个懒汉。”

“是的，无所用心！”奥勃洛摩夫抗议道，“您还说我无所用心！您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书铺来，喂，您看到我的文章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给您送来，您看一看。”

奥勃洛摩夫懒洋洋地询问他写什么内容的，彭金借此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，关于商业，关于女性解放，关于新发明的灭火器，等等。

奥勃洛摩夫无精打采地敷衍着，彭金又问他，要不要读新诗，要不要读自己创作的小说，奥勃洛摩夫表示不要读诗，彭金的小说嘛，他点了点头。

奥勃洛摩夫和彭金道过再见，想到他夜里要写文章，而且不但今天要写，明天要写，后天还要写，像个轮子，像架机器那么写，他真为彭金

难过：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停下来休息呢？真是不幸。

屋里宁静了片刻，奥勃洛摩夫正用目光寻找着村长的信，门铃又响了。

进来的是亚力克西也夫，一位不声不响、拘谨而决不打搅主人的食客。

“噢，”奥勃洛摩夫同样欢迎他，“您好。从哪里来？别走近我，你才从冷的地方来！”

亚力克西也夫奉命来邀奥勃洛摩夫去朋友家吃午饭，然而奥勃洛摩夫却没有勇气出门，他明确表示，午饭可以在家里吃，亚力克西也夫同样可以留下来，这位食客也就不坚持了。

奥勃洛摩夫和他谈了两件倒霉事：一是房东催他搬，二是村长来了信。奥勃洛摩夫要拿信给亚力克西也夫看，可他又找不到信了。他又呼唤查哈尔。

查哈尔进屋来，木然瞅着主人，说根本找不到信。奥勃洛摩夫几乎生气了，结果却在他抖动棉被时，信从棉被折缝里落到了地上。

奥勃洛摩夫驱走了查哈尔，给亚力克西也夫念着村长的来信。
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了一阵子废话，却

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能沉默地坐着。

奥勃洛摩夫把信团皱在手里，再次道：“但愿希托尔兹早一点来吧。他来信说就要来了，可鬼知道他又在哪儿流浪。他会帮我解决的。”

正在这时，前室里又响起了门铃。

来人在前室里粗暴地大声问：“在家吗？”

查哈尔更加粗暴地回答说：“这时候能上哪儿去？”

进屋来的人有四十来岁。他叫海·安得烈也奇·塔朗切也夫，是奥勃洛摩夫的同乡，和亚力克西也夫一样，也是一位食客。

塔朗切也夫的吵吵嚷嚷，和亚力克西也夫的默默寡言，都是奥勃洛摩夫目前需要的。前者可以给他带来一点哪怕是虚假的生气，而后者的百依百顺，则使奥勃洛摩夫并不讨厌。相反，当他需要讲讲话、发发议论、读读书时，他随时就会有一个对象。

但奥勃洛摩夫清楚，他们并不是他真正的朋友。

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就是希托尔兹。这个人不给他安静，却使他喜欢和感到亲切。这是因为他们一起长大、读书和生活的缘故吧。

塔朗切也夫冲着奥勃洛摩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：“你好，老乡，怎么这时候还像木头似的躺着？”

“别走近我，”奥勃洛摩夫照样给他来一句，“你才从冷的地方来！”

“亏你想得出来，从冷的地方来！”塔朗切也夫嚷嚷着：“我把手伸给了你，你好歹拉一下啊！快十二点了，你还躺着！”

他想把奥勃洛摩夫从床上拉起来。然而奥勃洛摩夫却打着哈欠说：“我正要起身了！”

塔朗切也夫驱喝着查哈尔给老爷穿衣服，查哈尔却根本不买他的账，两人斗了一回嘴，查哈尔给坐在椅子上的奥勃洛摩夫梳理着头发。

直到此时，塔朗切也夫才发现了坐在屋里的亚力克西也夫，他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他一通。

塔朗切也夫在屋里四处转，一会儿向奥勃洛摩夫要上等雪茄抽；一会儿他又去厨房察看午饭吃了什么，最后又问奥勃洛摩夫买了巴西马台拉岛产的白葡萄酒没有？

“我不知道，你问查哈尔去，大概有吧。”

“是从前的，由德国人那里买来的吧？不，得向英国铺子买去。给我钱，我路过那里时带过来。”

奥勃洛摩夫从一只抽屉里摸索着取出一张十卢布钞票，说：“马台拉酒卖七卢布一瓶，这是十卢布。”

塔朗切也夫把钱抢过来，塞进口袋说：“都给我，反正他们会找的！”

说完，他想抽身告辞。奥勃洛摩夫请他留下来，商量一下自己遇到的两件麻烦事儿，塔朗切也夫摘下帽子，又坐了下来，说：“你的事儿解决了，预备香槟吃午饭。”

“假若这指教值得预备，那预备就是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你明天就搬……”

“你这算什么主意？这我知道……”

“别插嘴！”塔朗切也夫大叫着，“明天搬到维堡区我的教亲家去……”

“搬到维堡区去！听说那里有狼出没。”

“偶尔有从岛上跑去的狼，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那里很无聊，又荒凉，人也没有一个。”

“胡说！”塔朗切也夫大声说，“我的教亲就住在那儿。她的房子是自己的，有几片大菜园。她是寡妇，有两个孩子，可是名门闺秀。她只有一个哥哥同住。”

“这一切和我有何相干？”奥勃洛摩夫不耐烦